

真摯的愛國心

文·錢淑蘭

從內地來到澳門，被教青局派到勞工子弟學校指導教學已經一個多月的時間了。這幾天丈夫一直來信催我把相機裡的照片發到信箱裡，由於家裡的寬頻還沒裝，我對這項操作又不很熟，所以今天就把相機帶到學校來，想讓電腦老師幫一下忙。事不湊巧，上午十點鐘我去電腦室的時候，電腦老師不在，於是我就想趁機拍幾張校園風景照，一併給丈夫發過去，也好讓他對我的工作環境有一個瞭解。

我首先想到四樓的小花園。北方的十月早已是秋風蕭瑟，黃葉滿地，但這裡此時依然鮮花盛開，姹紫嫣紅。有青青的翠竹，黃黃的春桔，還有各式各樣我叫不上名字的小花。板石甬路上搭著高高的鐵架，上面爬滿了茂密的青藤，特別是黃色的小花在這深秋的季節裏仍然開得熱烈奔放。即使在酷暑難耐的炎夏季，這裏也有一片濃濃的蔭涼。甬路上一字排開四張紅色的條椅，與綠色的藤葉、黃色的花朵互相襯托，相得益彰。我每次來到這裏，活動完筋骨後，都要坐一坐，靠在椅子上，看著眼前美不勝收的景色，真是心曠神怡。在水泥叢林鑄就的世界裏能有這樣一個獨特所在，讓人呼吸一口新鮮空氣，放鬆一下疲勞的


視神經，真是很難得的一件事。我幾乎每天十點鐘左右都要上來走一走，這裏也成了我心靈的棲息地，更是我的心靈花園。每當我置身其中，身心就得到極大的放鬆，思維會馳騁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好像這片天地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一切的工作、雜務、煩惱之事統統拋到九霄雲外，只是專一的享受這難得片刻的逍遙、寧靜，領略這帶有濃濃南國之意的“世外桃源”的美好。正當我拿著相機左一個鏡頭右一個鏡頭拍得起勁的時候，學校的一個校工過來了。這個校工其貌不揚，五十左右，大約一米六的個頭，背有些微駝，寫滿滄桑的臉上少有表情，更談不上笑容，穿的永遠是那身藍色的學生校服。他這一天好像少有歇息，見到他的時候他都是在不停的幹活。掃地、送水、送報、剪枝……好像所有雜事他都做。其實到現在他姓啥名誰我也不清楚，但憑直覺我感到這是一個非常勤勞善良、外冷裏熱的人。由於他的普通話和我的粵語水準是一樣的，所以我和他從來沒法用語言交流，每次碰面我倆都不約而同互相點頭示意，以示禮貌。今天我也和以往一樣，想跟他點點頭就算打招呼了，仍在專心致志選景拍照。沒想到他看我手中拿著相機，笑咪咪又略帶靦腆的看著我，然後指



著身後高高飄揚的五星紅旗示意我，讓以這個紅旗為背景，在旗子迎風飄揚的時候給他拍一張照片。當我明白他的意圖的時候，我的內心受到了強烈的震撼：樸素的外表、低微的地位，卻擁有一顆真摯的愛國心，一顆金子般的心！霎時，他在我眼前的形象一下變得高大起來。我連說好好，我讓他或站或坐，變換角度以國旗為背景給他拍了幾張照片，每張他的姿勢都不一樣，但一樣的是他那微笑的表情，有一張他還舉起右手作了一個勝利的姿勢。我答應他我會洗出照片送給他，他聽後很高興。

其實，我在震撼之餘，還有感動，也有自責，有內疚。感動的是他對國旗的感情，他那真摯的愛國心；自責的是我曾經小看了他；也有內疚。憑心而論，我們的愛國大多時候只是停留在口頭上，並沒有根植於心中。我也曾遊覽過祖國的許多名山大川，名勝古蹟，既到過許多繁華的大都市，也去過田園風味的鄉村，留下的照片不計其數，但沒有一張是專門以國旗為背景拍下的照片。不知道是由於自己熟視無睹，還是由於內心的麻木，由此我聯想到了昨天在網上看到的一則新聞，說著名影星鞏俐加入了新加坡國籍。其

實名人加入其他國籍早就不是什麼新聞了，陳凱歌夫婦、蔣雯麗夫婦、陳道明、陳明等等許多影視圈的人早都加入了別國國籍，成了某國華人，就連被我們奉為民族英雄的排球明星郎平也早已成了美國人。前幾天網上盛傳趙本山加入了加拿大國籍，緊接著趙本山的經紀人就出來闢謠，說此事純屬子虛烏有。不知道出於一種什麼心理，我更希望這件事是假的。當然，選擇加入哪國國籍，讓自己成為哪國人，是當事人的自由，別人無權說三道四，但在得知某些名人加入別國國籍的剎那，我的心裏總有一種莫名的失落與悲哀。

今天，澳門勞工子弟學校的一位普通校工在感動我的同時也給我上了刻骨銘心的一課。他讓我明白了任何時候都不要忘記自己是一個中國人，任何時候都不要忘記要永遠愛自己的祖國，要永遠為自己是一個中國人而自豪。

（作者來自遼寧省葫蘆市實驗高中，本學年任職於教育暨青年局，參與勞工子弟學校的教學革新工作）